

是中国旧小说的一种，由宋话本公案类演义而成，盛行于明末。先
汉法律文献中的案例与史书中的清官循吏的传记，是公案小说的先
或者说是它的酝酿期。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神鬼与狱讼相结合的作品，不妨说

公案小说的萌芽。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 [清]佚名著

中唐至宋代的笔
狄公案 小说
郭公案 小说
(下)

此时公案小说已经成型。

到宋代，随着城市人口的激增，阶级斗争的激化，刑民事案件的

张冲愈题



增多以及市民在审美趣味方面的新需求（喜欢听离奇曲折、触目惊

秋故事），公案作品便大量产生，品种增多，色彩斑斓，艺术上

趋成熟。可以说，这是公案小说的成熟期，或者说是它的早期。

青少年
图文阅读版

青少年
图文阅读版

或者说是它的酝酿期。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
不妨说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

狄公案 郭公案 (下)

常州大学图书馆藏书

张仃愈题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此时公案小说已经成型
到宋代，随着城市人口的
增多以及市民在审美趣味方
面（故事）公案作品便大量产生，品种增多，色彩斑斓，艺术上
可以说这是公案小说的成熟期，或者说是它的早期
公案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反映冤狱为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狄公案; 郭公案/ (清)佚名 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2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

ISBN 978-7-204-09806-4

I. ①狄… ②郭… II. 佚… III. 侠义小说—作品集—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5748 号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

狄公案 郭公案 (下)

(清)佚名 著

责任编辑 成如梅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30

版 次 2010年4月第2版

印 次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806-4/I·2086

定 价 59.80元(上下)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狄公案

- 第四十九回 薛敖曹半路遭擒 狄梁公一心除贼 237
- 第五十回 查旧案显出贺三太 记前仇阉割薛敖曹 242
- 第五十一回 薛敖曹哭诉宫廷 武则天怒召奸党 247
- 第五十二回 怀宿怨诬奏忠良 出愤言挽回奸计 252
- 第五十三回 用匪刑敬宗行毒 传圣诏伟之尽忠 257
- 第五十四回 狄仁杰掌颊武承嗣 许敬宗勾结李飞雄 262
- 第五十五回 太行山王魁送信 东京城敬宗定谋 267
- 第五十六回 李飞雄兵下太行山 胡世经力守怀庆府 272
- 第五十七回 安金藏剖心哭谏 狄仁杰奉命提兵 277
- 第五十八回 开战事金城送命 遇官兵吴猛亡身 282
- 第五十九回 访旧友计入敌营 获胜仗命攻大寨 287
- 第六十回 四面出兵飞雄中计 两将身死马荣回营 292
- 第六十一回 李飞雄悔志投降 安金藏入朝报捷 297
- 第六十二回 庐陵王驾回怀庆 高县令行毒孟城 302
- 第六十三回 见母后太子还朝 念老臣狄公病故 307
- 第六十四回 张柬之用谋除贼 庐陵王复位登朝 312

郭公案

- 录引 319

郭公出身小传	320
欺昧	322
富户重骗私债	322
断客人失银	326
女婿欺骗妻舅家财	330
罗端欺死霸占	335
断妻给还原夫	339
设计断还二妇	343
人命	348
吴旺磊算打死人命	348
争水打伤父命	353
磊骗书客伤命	356
断问驿卒偿命	358
游旆谋毒三命	361
强僧杀人偷尸	364
谋害	368
猿猴代主伸冤	368
断拿乌七偿命	370
木匠谋害二命	373
井中究出两尸首	378
鳄渚究陈起谋命	383
劫盗	388
问石拿取劫贼	388
金簪究出劫财伤	391

DiGongAn GuoGongAn

双头鱼杀命	395
谋客生子报仇(原缺)	399
山庵劫杀生员(原缺)	399
赌博谋杀童生	400
赖骗	405
做柴混打害叔命	405
争鹅判还乡人	409
判人争盗茄子	410
争子辨其真伪	411
骗马断还原主	414
伸冤	417
水蛙为人鸣冤	417
究辨女子之孕	419
剖决寡妇生子	422
前子代父报仇	425
奸淫	429
判问妖僧诬俗	429
江头擒拿盗僧	433
捉拿“东风”伸冤	435
净寺救秀才	437
和尚术奸烈妇	442
霸占	446
改契霸占田产	446
兄弟争产诬告	451

ZhongGuoGuDianGongAnXiaoShuo

追究恶弟田产	454
豪奴侵占主坟	459
佃户争占耕牛	463
邻舍争占小驹	465

狄公案

第四十九回

薛敖曹半路遭擒 狄梁公一心除贼

却说薛敖曹道：“陛下莫虑怀义，他岂不知此事，而且昨日武三思又传信于他，谅他总可知道。但狄仁杰一日在京，我等一日不能安枕，陛下何不将他放了外任，或借作别事将他罢职，岂不去了眼前的肉刺。”武后叹道：“寡人岂不想如此。只因朝中现无能臣，所有官僚皆是寡人的私党。设若有意外之事，这干人皆不能办理，所以将狄仁杰留在朝中。一则是先皇的旧臣，外人不议论，说我尽用私人，二则国家之事他可掌理，因此不肯将他罢职。汝且勿多言，孤家今日心绪不佳，满心记挂着怀义，汝明日私自出宫，先到武三思家内，同他到刑部监内安慰怀义，说孤家此举，也是迫于法律。半月之后，等外间物议稍平，定然开赦便了。”薛敖曹见他如此，当时也只得答应。随命小太监摆酒，将张昌宗复又请来，两人执怀把盏，代武则天解闷。武则天天生的尤物，见他两人如此殷勤，不禁开怀畅饮，半酣之际，春兴高腾，薛敖曹便对坐舞动了一番，然后酒阑灯灭，共寝宫中。

次日一早，武后上朝，敖曹便换了太监的装束，带了两名穿宫小太监，由后宰门出去，直向武三思家中而来。也是合当有事，却巧狄公昨日回辕之后，

ZhongGuoGuDianGongAnXiaoShuo

将王毓书传来，将圣旨旌表他媳妇、即定了怀义的罪名秋间施刑的话，说了一遍。王毓书当时叩头不止，说：“朝廷大臣能全象大人如此忠直，小民自高枕无忧了。今日将此事审明，我媳妇在九泉之下也要感激。”狄公复行劝慰了一番，命他回去准备，今日早朝之后，便到白马寺拆毁地窖。谁知由朝房出来，走到半途，忽见武三思的家人带领三个少年，向刑部衙门那条路上而去，心下甚是疑惑，暗道：“前面那个少年正是熟识，曾记在何处见过，何以与武家的人一路行走？”随即将马荣喊至轿前，低声问道：“汝见前面几人可认识么？”马荣道：“如何不认得？为首的是武家的旺儿，后面三人不便在街坊说明，且请大人回轅面奉。”狄公会意，随道：“汝命乔泰跟在他后面，看他究竟向何处而去，赶着回轅奉报。”马荣答应，叫乔泰前去。这里狄公命人赶快抬回轅门。轿夫听了此言，不知何故，只得如飞似的进了抚轅。

狄公下轿，到了内书房后面，马荣已随了进来。狄公道：“你方才见后面三人究竟是谁？”马荣道：“那个三十上下雪白面皮的，此人便是这南门外一个无耻的流氓，叫做小薛。不知何时为武三思所见，知他阳具肥大，送入宫中。日前所说的那个薛教曹，便是此人。”狄公听了此言，不禁起身勃然怒道：“这个无道昏君，自己的亲生太子远贬房州，将这无赖的奸人收入宫内。此去必是到刑部私通消息与怀义，商议事件。今日遇见本院，也是他自投罗网，不将他治死，也令他成为废物。”

正说之间，果见乔泰匆匆跑来说：“那少年正是薛教曹。小人跟在他后面，见旺儿与他三人一齐到刑部去了。”狄公听了此言，随命差役伺候，说至白马寺拆毁地窖。外面许多皂役，听说到白马寺去，无不高兴非常，想在寺中搜罗些钱财，顷刻众人毕至。狄公带了人众并马荣等人，出轅而来。当时坐在轿内，心下想道：“如这个狗头能再半途碰见，便可如此这般的行事；若不能碰见，

DiGongAn GuoGongAn

也只好借拆毁之名，到刑部前去提怀义。”一路正是思想，渐渐离刑部不远，忽见前面那个少年，又由对面而来，心下好不欢喜。正要命马荣前面去，谁知他早经会意，抢上几步，到了前面，故意在薛敖曹身边一撞。随即骂道：“汝这狗头，为何不带着眼睛。汝也不是瞎子，走在爷爷面前，还不看见！”马荣见他叫骂，也就喝道：“汝这厮破口骂谁？这街坊上面，皆是皇上的地土，谁人不派行走？也不是你要买的路途，为何不让我走路？你说我未带眼睛，不看见你，何故你看见不让我呢？

你也不访探我是哪个衙门而来，在此狐假虎威。”薛敖曹哪里忍得下去，随向小太监道：“汝等在此，还不将这厮捆起，送至九门提督处，活活将他打死。敢在此间与我抢白！”

两人正闹之际，狄公轿子已到面前，忙令住轿，向外问道：“马荣，本院命汝先到刑部去提怀义，好往白马寺拆毁厅屋，何故在此与人争论？”马



ZhongGuoGuDianGongAnXiaoShuo

荣道：“此人乃是南门外无赖，名叫小薛，往年为非作歹，地方官出差严拿，为他逃逸，现又潜回都中。小人一路而来，因差事紧迫，行路匆匆，他撞在小人身上，反将小人乱骂。”狄公喝道：“胡说。他是个少年子弟，何以知他是无赖？且命众差役来询问。”马荣把当时辕门的院差，一齐喊来。众人一望，一个个皆吃了一惊，不敢开口。狄公道：“汝等可认得此人么？若果是无赖小薛，或者前次犯法，现已改邪归正，本院但须略问数言，便可释放。若不是小薛，本院倒要彻底根究，是谁人如此横暴，胆敢殴辱院差，拦阻官道，本院定须严加重责。”武三思的家人见是狄公前来，早吓得魂不附体，知道又出了祸事，见狄公如此言语，恨不得众人说是小薛，免得彻底根究。无奈众人知道薛敖曹之事，无一人开口。狄公怒道：“汝等想必与他同类，以至不敢言语。且将这厮带回本院，审讯一番，也就明白。”薛敖曹见了这样，已是心惊胆战，深恐自己吃苦，忙道：“我正是小薛，求大人宽恩免责。”狄公听了，喝道：“狗头，从前已幸逃法网，此时依旧在此行凶。若非本院深究，汝必不肯供认，皇城禁地，岂容汝这奸民溺迹。左右，且将他锁了，送回辕门，交巡捕看管。俟本院由白马寺回来，再行发落。”乔泰、陶干答应一声，不问青红皂白，锁了起来。后面两个小太监不知利害，见薛敖曹被锁，忙上前拦道：“你们这班人好大胆子，他乃是宫中的人，敢用铁链锁他，圣上晓得，你们也不顾性命。”旺儿见小太监说出真情，心下实是着急，惟恐干累自己，赶着挤出了人围，逃回去了。这里狄公道：“汝这两个小孩子，为何说出此话，难道小孩你认得他么？汝是何人？赶快说来，本院放汝回去。”小太监道：“我两人是穿官的太监，我名叫王喜，他名叫李顺，与他一齐前来。”狄公也怕他说出不尴尬的话，连忙喝道：“你两个小狗头，毋得混说。他既为小薛，何敢往入宫中？此事大有疑窦，一并交差带去，俟本院回衙严讯。”说毕，乔泰将三人锁回抚院。

DiGongAn GuoGongAn

狄公便至刑部，将怀义提出，到白马寺拆毁了地窖，直至偏晚方才回来。谁知旺儿见小太监说出真话，赶紧跑回家内，与武三思说明。三思也是焦急万分，乃道：“这事如何又为他碰见？他若认真地究办，薛敖曹说出真情，这事如何是好？”当时也只得来至宫中，告知武后。武则天听了此言，更是羞惭无地，又愧又恨。忙道：“汝等赶速前去，说我宫中逃走了三名太监，既为他拿获，令他送进宫来，听我发落。设若狄公审讯，千万传信薛敖曹，莫说出真情，那个老狄非比别人。”武三思只得遵命出来，着人到抚辕说：“武后有旨，将太监送去。”早有巡捕回道：“我等奉大人差遣，看管人犯，此时大人尚未回辕，不敢擅自自主。且不知圣旨是真是假，不能凭贵皇亲口言，信以为实。”来人无可如何，只得回复三思。谁知狄公早料着有这次情事，故意到晚方回。

进了辕门，已是上灯之后，当时巡捕将上项说话回明，狄公道：“这明是假传圣旨，且待本院审问。俟明早奏明再核。”当时也就升堂，命人将仪门关闭，恐有闲人观审。先将太监传来，喝道：“小薛乃是地方上的无赖，汝等说他来往宫中，莫非他受人指授，欲想行刺么？此乃大逆无道之事，汝且从实供来，还是与他同谋，抑是遭他的骗惑，本院审明口供，便将他斩首。”薛敖曹在旁听见，早已魂飞天外，深恐性命不保。只见小太监供道：“这小薛也与我等同类，为圣上的穿宫太监，实非行刺之人。适才圣上已经有旨，请大人将我等送进宫中。只因我等私自出宫，圣上未曾知悉，现在查出，已获罪不轻，求大人开恩释放。”狄公听了此言，不禁拍案大怒，命人用刑。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查旧案显出贺三太 记前仇阉割薛敖曹

却说狄公拍案喝道：“汝这两个小狗头，纯是一派胡言。小薛自己已供认是无赖，为何汝等反说他是穿宫太监，这事明有别情。若不直供，定将汝处死。”小太监道：“小薛实是太监，方才圣上已经传旨，请大人送进宫中，与圣上发落。这事何敢撒谎？”狄公道：“本院看小薛断非太监，汝等既矢口不移，且命书差查他旧案，若果确有实据，本院断不轻恕。”谁知众书差虽不敢开口，内有一个刑房书办，姓贺名三太，此人自幼与薛敖曹为邻，凡敖曹的恶迹无不尽知。他早年有个女婢，为敖曹强占，俟后报官究办，正拟出差获案，忽为武承嗣将他送进宫中，因此这愤气至今未出。现在见狄公如此追究，又值众人不敢开口，心下想道：“小薛虽是人官，权势浩大，既有本官招呼，我且将他陈案翻出，令他眼前受点创棒。”随即上前说道：“此人的系无赖，串同太监在外胡行。所有案件，书办尽知。”说着，退了下来，将薛敖曹从前案情悉数查出，呈上堂来。狄公看了几件，尽是奸淫的案情，不禁拍案怒道：“汝这狗头，犯了此等罪恶，尚敢在此串同太监作恶胡行。左右，先将他重责百板，先行收禁，两名太监交巡捕看管。”左右答应一声，早将薛敖曹拖下，一五一十，打得叫喊

DiGongAn GuoGongAn

连天。然后将他收入禁中，以便明早上朝申奏。

谁知狄公退堂之后，贺三太心下想道：“本官虽然重办这薛敖曹，终不能治之死地。一经武后传旨送往宫中，虽狄大人也无法可想。他既自称是太监，方才受责之时，何以那件浊物如杵棍一般，不下有一二尺长短。这物件也不知犯了无限的罪名，我要报他的前仇，拼得性命不保，方可为国家除害。”主意想毕，等到二鼓之后，一人想着暗暗到了监门。那个禁卒认得是贺三太，忙迎来问道：“贺先生来此何干？”三太道：“我同你商议一事。听说你从前也为小薛累得很苦，可是不是？”那人道：“提起来话长呢，恨不能食他之肉，寝他之皮。小可从前的家私，虽不能说是丰富，也是小康。自从与他赌钱，被他赚了数千两银子，嗣后我将家产输得干净，再去找他，他不认我，因此无法可想；钻了门路来当这禁卒。可怜每日落不上数吊钱，家中老小仍是不能敷衍。他现在进了宫中，又有这般势力，自是心满意足。谁知天网恢恢，遇见了我们这大人，将他打个百板，收入禁中。现在想趁此报复他前仇，只是想不出主意。你先生可有良策？我们商议商议。”贺三太道：“我从前之事你也知道，此时前来正想与他打点。你可知他在堂上供认的是穿宫的太监，太监哪有派留阳具的道理？方才为大人打了百板，见他那件浊物，不下有一二尺长，取下来改做敲鼓锤子，或则敲锣，倒也别致。”禁卒道：“你想得虽好，这一来送他性命，固报了前仇。明日狄大人要人，如何是好？”贺三太道：“你不知道，这物件并不是致命，将他割下，依然可活。你看宫中太监，皆没有此物。但不可伤破他卵子，便可无碍。”禁卒道：“能够这样，就妙了，现在堂上明明供认是太监，即便明日上堂，他也不敢说出，这物件在别人身上是不可少的，在他身上却是犯禁。这个暗苦，教他受罪，正是却好。”两人商议妥当，禁卒取了一柄尖刀，取了两碗酒杯，一包末药，同贺三太两人来至狱内。

此时薛敖曹正因棒伤打利害，在那里哼声不止，心下只想武三思告知武后，命狄公释放。此时听见狱门响亮，掉头一望，见是三太，连忙喊道：“贺三哥，你救我一救。我的事情你知道，能在这事上周全于我，不出三日，定叫你富贵两全。”贺三太道：“正是同你商议。你现在得了好处，把我们旧邻居、旧朋友皆忘却了。我家那个女婢，至今日还在我家。你此时在此苦恼，命他前来服侍你好么？”禁卒也在旁说道：“你的婢女虽可服侍，但是狱中没有钱用。我积得有数十串钱在此，我们三人赌钱如何？”薛敖曹见他二人说了前仇，连忙道：“二位老哥千万莫记前仇，我已悔之莫及了。能够救我，将我放出辕门，逃回宫中，定然厚报。如何？”贺三太冷笑道：“放你出去，这个沉重倒可担得，但是要同你借一物件，不知可肯与不肯。”薛敖曹见他两人允从，甚是欢喜，忙道：“岂有不肯之理。只求你将我放出，无论金银珠宝，功名富贵，皆包在我身上。好朋友，我这棒疮实是疼痛不过了，可先代我取点水来，让我薰洗薰洗，然后同你们一同出去。”贺三太道：“你虽肯允，只是你所说的，我二人全用他不着。想在你身上借用一物。”薛敖曹道：“我由宫中出来，万不料遇着这事，此时我身上除随身衣服，另外那有别物？”贺三太道：“你莫要装做聋子，故作不知，放爽快些，快点送出。”薛敖曹见他两人只不说明，心下急道：“好朋友，你明说罢，只要你能救我命，此外随你要什么总可。”禁卒上前骂道：“你这烂乌龟，老子看这禁狱的门，少一个敲门锤子。方才在堂上见你被打，露出那个怪物，又长又粗，取下来适当合用，就同你借这物件。”薛敖曹听了此言，自是吓慌，忙道：“好朋友，我今日已在难中。从前虽有不是，我已自知，自今以往，定然酬报。现在何必取笑，哪里敲门用这肉锤头的道理。”禁卒不等他说完，当头啐了一口，骂道：“谁同你这鸟种子取笑。老子的家产，被你骗尽，同你借一二百银子尚是不睬，还说什么酬报，功名富贵包在你身上。即如贺三